

[No.3]

八個月的時間說再見

Eight Months of Saying Goodbye

■ 文 | 蘇郁心 台北慈濟醫院 11A 病房副護理長

11A 血液腫瘤科病房那天入住了一位淋巴瘤患者，三十出頭歲的女性，高知識份子，對自己的病程很了解，相對地，很不喜歡我們的介入與協助，因為入院時開口說的第一件事是：「我不需要心理師，我可以自己調節自己的心理，不需要其他人。」「心理關懷是什麼，我不要，心理師來又能改變什麼？！」而且她的母親本身在安寧病房長期從事臨終關懷，媽媽經常詢問我們有關病情的問題，然後對著她說：「妳看，護理師也是這樣說的。」媽媽非常關心她，只是兩人之間的對話常常說不到幾句便陷入爭吵，氣氛變得很僵。

她在我們病房，選擇接受安寧緩和醫療，所以安寧共照護理師會來病房陪伴照護。根據緩和醫療的症狀評估量表，她的焦慮程度高達 8 分，我們知道她不喜歡被過度關注，對醫護人員的戒心很重，總是簡單回答，尤其她的媽媽在場時就更冷漠。但是當她媽媽不在時，她會默默地看著手機裡的照片，淚水不自覺地滑落，原來是思念孩子，我便主動聊起孩子的話題：「現在寶寶多大了？」只見她的眼中立刻閃爍著光芒，充滿了母愛：「寶寶現在 6 個月了，已經開始去托嬰中心上課，爸爸負責接送她，因為這樣我都無法常常見到她，寶寶是我的軟肋，一想到她我就忍不住流淚……」我也不刻意安慰，就跟她聊著媽媽的育兒經，幾次下來，她也願意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期望。原來，她心中的希望是在治療的同時能兼顧工作和育兒，期望自己能陪伴孩子久一點。

可惜，經過八個月的艱辛療程，效果卻不如預期，最後的治療希望是異體周邊血液幹細胞，而且她出現了呼吸急促、呼吸困難和血氧濃度偏低等不適症狀，她感慨地說：「周圍的人都希望我能配合治療，但他們不知道，這具身體是我的，



病人非文中當事人

痛苦也是我自己的。曾經我最放不下的是我的女兒，如今她已經一歲多，和公婆相處得也很融洽，我不再需要擔心太多。治療的苦楚，唯有自己心知肚明。如果可以的話，我不想再經歷移植的折磨，只希望能夠這樣舒適地走完我的人生旅途。」我坐在床邊，握著她的手，靜靜地聆聽她的心聲，心中不禁浮現出那個小孩失去母親的畫面，心如刀割，淚水止不住地滑落。我們總是彼此分享孩子的點滴，交流各自的故事與經歷；此刻的她，不僅是病人，更是一位堅強的媽媽。

在抗癌的旅程中，醫療團隊如同英雄般，為病人帶來了初步的勝利。然而，當病人的治療反應不如預期，家屬的焦慮便如潮水般湧來。儘管醫療團隊竭盡所能，病人仍需忍受身體的折磨。走進臨床的我深刻體會到，建立良好的護病關係在安寧療護的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。此外，靜靜地陪伴與傾聽了解病人內心深處的需求，猶如一劑良藥，療效顯著。當病人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，而它也確實如此，如此便能把每一天都視為生命的最後一天而認真地活著，這樣做有些困難，但更能夠把握住真實的生命。這些關於生命的艱難課題，我們一起學習一起體會。☺